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泰山吐氣吞幽燕

呼喚血和火的，
咏歎酒和女人的，
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下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含着向前和反顧。

——魯迅：《集外集拾遺．〈十二個〉後記》

提筆寫這篇文章，倏地想起魯迅以上的一段話。

魯迅提出生命的真諦，在於盡心盡力、一往無前，才能克難致勝！這其中也包涵承前啟後，指向未來！問題是，遇到挫折，仍一徑地向前，倒是少數。

曾敏之先生就是「少數」之一。

在到曾敏之陵墓拜祭前，收到《曾敏之散文選》，讀到曾琮寫的《代序》，不禁百感交集。

曾琮寫乃父曾敏之先生的文章《您是我心中的一個巨大的存在》（《曾敏之散文選．代序》），真摯動人。

其中引用曾老以下的一位朋友贈詩，說是早年與友人百靈等在淺水灣畔臨海抒懷，飲咖啡言志，朋友以詩寄意：

我爲君歌歌徹天，天風琅琅吹我弦。萬頃良田變滄海，世事變幻如雲煙。君知得意一年如一日，君知愁來一日抵一年。一年三百六十日，罡風不得摧芳堅。大鵬展翅飛千里，燕雀豈可相拘牽，丈夫所貴在肝膽，斗大虛名值幾錢。青風碧海掣鯨去，泰山吐氣吞幽燕。

當年百靈以此詩贈曾老。

曾老此後一直「受到激勵而堅強撐了下來。」

這首詩抒發當年從事新聞事業的曾老一代人的激昂文字、指點江山的壯志豪情，文采斐然。

這位詩人不是別人，正是當年香江三大才子之一，其餘二位是金庸與梁羽生。

當年這三大才子曾聯合在《大公報》撰寫《三劍樓隨筆》，一時傳為文壇佳話。

然而，這位百靈才子，自己卻改變了初衷，最終在大時代的狂飆中沉淪了，一籌莫展，以悲劇收場。

反觀曾老，也歷經滄桑，曾經劫難，也萌過短見，運動過後，仍能葆有文人的氣節，並賈其餘勇，繼續上路，在後來政治大風浪中表現出大無畏氣概。

曾老對文學事業的一腔熱誠和不屈不撓的執着精神，也是令人為之肅然起敬的！

曾先生對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推動，功不可沒。香港作家聯會於一九八八年成立，是在曾先生倡議下發起的，我雖也是發起人之一，但是由籌備、組織、創立，都是由曾先生一力操辦，勞心勞力。

成立了「作聯」後，曾先生一直致力於「世聯」的籌備工作，他於二十多年前已提出成立「世聯」的宏圖大計，並且舉辦了「世聯」的籌備研討會。

由於當時條件不成熟，其間歷經十五年的漫漫歲月，曾先生從未氣餒，經過多方的奔走，終於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在香港成立。如果不是曾先生百折不撓的精神，「世聯」是決難成事的。由此可知，曾先生對於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推動是不遺餘力的。　（上）

天言知玄　楊天命

靈魂的伴侶

「靈魂伴侶」已經是人人耳熟能詳、掛在嘴邊的名詞，但天命總是懷疑，是否每個人都真正有過這樣的體驗呢？若只是常常一起吃喝玩樂、消磨時間，大概不能算是真正的靈魂相伴；甚至即使是朝夕相處的親人、伴侶，也未必有着靈魂的聯結。

從玄學的角度來看，若兩人的日柱「天合地合」，他們非常投契，如果成為工作上的合作夥伴，往往會碰撞出旁人難以想像的化學反應。更難得的是，兩人還能成為「靈魂伴侶」，互相傾聽、扶持，有足夠的信任度和共鳴，能夠分享彼此心中最隱秘的心事。如果是天剋地沖或天合地合，尤其是兩人地支相合的話，便更為難得，大家很可能成為一生的知己。若身邊有這樣的人，請好好珍惜！皆因這種契合的關係，比一般的朋友、情人、親人，更為稀少。其可貴之處在於，他/她可以獨立存在，自由交織傳遞，無須依附在社交禮儀、情慾、血緣等載體之上。

人生在世，總會有許多瞬間忍不住考問自己：「我這輩子是為了什麼？」這道既高深又日常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在問：「有沒有人真正留意且理解我的存在、我的所作所為」。而通過靈魂伴侶的聯結，你自然會感受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至少得到過這一回響，也曾泛起過漣漪。

幸運的人，或許一輩子能夠遇上不止一位這樣的知己。可惜的是，也有人或許終其一生也未能遇上。沒有靈魂伴侶，該如何是好呢？其實，如果能夠找到熱愛的興趣，當投入其中時，能夠達到忘我的境界，連時間的流逝都被你拋諸腦後，不論旁人如何評價，他/她已經是你生命中重要的知己，並能與你相伴一生！

回到文章開頭的疑問：到底怎樣算是真正的靈魂伴侶？借用據說是出自 Jandy Nelson 作品中的話來解釋：遇見靈魂伴侶，就像是走進一間你曾經來過的屋子——你熟知傢具的擺設、牆上的畫作、書架上的書、抽屜裡的珍藏。即使把燈關了，你也能在屋內行動自如。你找到那座無比熟悉的房子了嗎？

水過留痕　少爺兵

TVB「限奶令」

TVB在50周年台慶前，突然發出「限奶令」，目的是要旗下女藝人收斂她們衣着服飾過於「袒胸露乳」、「袒胸露背」的性感；此令果然奏效，亮相台慶節目的女藝人，不再「鬥」性感，「鬥」少布了。

事實上，過去有部分女藝人衣着的確極盡性感之能事，「谷胸」晒「事業線」已視為「吸睛」的不二法門，最為觀眾詬病的是幾位已為人母的女藝人，任何場合都以谷胸性感示人，筆者也不禁想問：「她們的子女，情何以堪！」

不過，大部分女藝人對TVB「限奶令」都拍掌稱好，她們說：「其實我們都唔想着到咁性感㗎！件衫少啲布，好怕好怕走光，成日提心吊膽，心情都好難受又矛盾，唔着又怕見唔到報，而曝光率減少（報章刊登的機率），所以每次出席活動要着咩嘢衫，真係絞盡腦汁的。嘅家有限制就好好多，大家唔使咁有『鬥』心啦！」

有女藝人更爆料說：「之前有網絡媒體向我們提議過，不如摹倣內地現時流行嘅視頻短片，就是在視頻內穿着透明T恤、超短褲，扭動纖腰，擺出各種誘惑形態，引人遐想……每個月都有數萬元收入，但據我知香港大部分女藝人都拒絕咁做，這種不良意識嘅視頻，會徹底摧毀藝人的形象。衣着性感可以表現美的一面，跟那些視頻絕對是兩回事。」

圈中人說，女藝人要衣着性感，又要表現出「美」的一面也不容易，就算有服裝贊助商，亦比較少有性感的服飾，女藝人大部分都要自掏腰包訂做，花費也不少。如今電視台有「限奶令」，她們更有藉口不再性感了，不過每年的夏天，女藝人依然可以穿着性感泳衣，展現體態美，電視台一定不會追究。然而較年輕的女藝人卻表示，只要劇情或者一些活動需要，她們不介意穿着那些「谷胸」晒事業線的服飾，並說：「年輕就是我們最大的本錢。」

不同的年齡，自然有着不同的心境，正常不過！

百家廊　雪櫻

走進小說診所（上）

這是一家另類診所，沒有藥房，沒有醫生，診所內陳列着幾排藥櫃，每格藥櫃外貼着一種病症的名稱，患者可根據情況自助取藥。比如，嫉妒、焦慮、生死離別等。診所的書目治療，以小說入藥，「巴爾扎克止痛膏」、「托爾斯泰止血帶」、「薩拉馬戈藥膏」、「普魯斯特牌瀉藥」等等。有些藥能藥到病除，有些只有安慰效果，讓你知道天底下有跟你相同處境的人。

這家診所就是《小說藥丸》，以文學診療指南為基礎設置的小說診療所。書的作者埃拉．伯紹德、蘇珊．埃爾德，當年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她們互相推薦小說，畢業後埃拉成為畫家，蘇珊成為小說家，她們的書單治療法給予很多人以精神慰藉，從此為病友開「書單藥方」，於是便有了這本書。當然，書單療法也有副作用，偶見過度沉迷此書引發的廢寢忘食。其實，小說診所的病理依據很簡單，「凡是生活中的事，文學裡的人已經經歷過。」

在我的書架上，雷蒙德．卡佛的《新手》和阿摩司．奧茲的《鄉村生活圖景》，就是很好的治療藥方。作為心理諮詢師，我深諳人的心病很多源自不滿足，活在個人的小宇宙中，小說治療正是為患者提供一種參照體系，讓人們認識到，原來世上不是我自己遭遇這些，以此獲得心理平衡。

卡佛堪稱寫失敗者的高手，小說中的人物需要的不是美好，而是平靜。他曾說過，「好多年後，我還想放棄朋友，愛情，燦爛星空，換一座無人在家的房子，無人回來，酒想喝多少有多少。」《新手》一書是《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的原始版本，即未曾刪減的卡佛手稿，在他的遺孀苔絲．加拉格爾的幫助下，終於完成他的夙願。以閱讀體驗看，原始版本更細膩、流暢，故事情節完整，心理刻畫到位，使小說意蘊更豐厚。

失業、酗酒、出軌、絕望，幾乎可以概括卡佛小說中的失意者。他總能恰到好處地捕捉到他們精神世界中難以淹沒的一絲溫情，一抹亮色，一點悲憫。霍莉和杜安，一對管理汽車旅館的小夫妻，他們嚮往雅基馬鎮農場老人那樣「愈來愈相愛，互相扶持，有孫輩來探望」的晚年生活，即便當她的那兩條腿又老又瘦，上面的汗毛變成了白色，他還會愛那兩條腿。可是杜安與墨西哥女清潔工偷情，被另一清潔工芭比告密，霍莉頓覺，「我的內心有什麼東西死了。你殺死了某樣東西，好比你砍了她一刀。霍莉的一個耳光，打碎了美好的愛情，生活出了岔子，即將有一番動盪。」他們想起農場的涼亭，樂手們每個禮拜天都來這裡演奏，涼亭喚起的是愛情的憧憬，以及一份精神支撐的彌合。這就是《涼亭》的故事。

《想看樣東西嗎》，誰能想到講的是鄰里之間的故事。山姆與克里夫是鄰居，後來山姆在院落之間豎起柵欄，一天克里夫的愛人南希晚上睡不着，起來看到山姆正在柵欄上捉鼻涕蟲，於是有了一番對話。前妻米莉因心臟病去世，死在車道上，山姆再婚，與勞麗有了孩子薩米。禍不單行的是，薩米患有白化病，很難醫治。孩子的病令南希投去悲憫，「原以為叫那個名字時我會哭出來」，讀到這裡，無不令人動容。山姆是有過計劃的人，現在想給自己找點事情做，夜晚捉蟲，還曾發現克里夫在矮牽牛花處撒尿，用捉蟲排遣內心的苦悶，着實讓人辛酸。

最令我記憶深刻的是《一件小小的好事》，看題目是好事，是什麼好事呢，讓人猜度。兒子斯科蒂下星期一迎來八歲生日，母親安．維斯給他訂了個蛋糕，與麵包師說好，星期一下午送來，開生日會用。或許上帝獨偏愛這個男孩，就在這時斯科蒂發生車禍，被撞倒在地，送醫院昏迷不醒。安和丈夫霍華德陪在床前，開始診斷為腦震盪，丈夫讓安回家休息下，一同餵餵小狗，而那個似是而非的電話，令安六神無主。最終還是沒有挽回斯科蒂的生命，前半生生活無憂的安和霍德華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那個電話又打進來，安想起來是麵包師。已是午夜，霍德華開車帶她來到購物中心，麵包師正在忙碌着。做好的蛋糕已經餿掉，麵包師聽聞不幸後，深表懺悔，「我自己沒有孩子，所以只能想像你們肯定是什麼感覺。現在只能跟你們說我感到難過。請允許我問一問，你們是否能在內心裡原諒我呢？」憤怒，平靜，安慰，激動，在麵包師的撫慰下，安和霍德華懷揣感恩。「你們需要吃點東西，繼續生活下去。在這種時候，吃東西就是一件小小的好事。」沒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因為特殊遭遇建立情感聯結，剛出爐的肉桂味麵包卷，上面的糖漿還沒有凝固，他們一起吃麵包卷，喝咖啡。安突然覺得餓了，一口氣吃了三個，又品嚐了黑麵包。「熒光燈下，黑麵包的顏色就像日光。他們一直聊到清晨，高處投射下來的灰色光亮照在櫥窗裡，他們沒有想着要離開。」這樣的深夜食堂，也是叫人感動不盡的。

每個絕望的男人都在平靜中度過一生，這就是卡佛。《放縱》、《啞巴》、《家門口有這麼一大片水》等，這幾篇小說都是同樣的主題。「家門口有這麼一大片水，他幹嗎非得跑幾英里去釣魚？」丈夫斯圖爾特與朋友去釣魚發現一具女屍，回來後女主人感嘆，本來「人們不再關心別人出了什麼事，什麼都不再會造成什麼真正的影響」，可女主人卻由此學會珍惜，她做了頭髮，專程開車前往薩米特路參加這個女孩的葬禮。也許葬禮上陌生人的話觸動了她，「這孩子我從小就認識，她以前經常來我家，我給她做小甜餅，她邊吃邊看電視」，回來後她像變了個人，原諒了丈夫的粗暴，第二天收到丈夫送的花，她覺得「斯圖爾特，他還只是孩子。」《啞巴》這篇，講述的是毀了我父親的三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第二件是父親搬到我祖父靠近威納奇的農場，失業後回老家謀生，第三件是啞巴的死。父親與啞巴是鋸木廠的同事，一天父親看到雜誌背面廣告，向全美各地運送鱸魚，從此啞巴沉緬於養魚事業，豎柵欄、裝電網。一次，我好不容易釣起一條五六磅重的大魚，卻被啞巴放走。後來，啞巴的妻子與人偷情，他錘死妻子，又自殺。啞巴死了，父親的生活也過得不如意了，「就像某種神秘而可怕的信號，它似乎預兆着在後來的幾年中，糾纏着我們這個家庭的不幸。」啞巴的死是一面多棱鏡，似乎映照出父親的前景或命運。

有人說絕望的盡頭就是希望，我覺得，在心情低落、遭遇磨難時，閱讀卡佛的小說，是一種攪動，在不堪的遭際中翻撿人性的果子。就像被撞得頭破血流，抑或是失戀後聽見心在滴血，此刻，有一些小人物與你同在，你在閱讀中能夠汲取力量，這就是療癒的神奇效果。

翠袖乾坤　查小欣

何超蓮積極行善

最近賭王何鴻燊三房二女何超蓮頻頻見報，她被公認是何家11位千金中最靚一個，是不少男生的女神。

何超蓮含着銀匙出世，出落得清純貌美，仙氣迫人，而且品學兼優，在英國倫敦大學一級榮譽經濟學士畢業後，加入賭王旗下公司，助父親打理業務，幹勁十足。

她不似富二代的嬌縱刁蠻，反而謙厚有禮，在一個婚宴上，她的長輩介紹我們認識，她禮貌微笑點頭，她的長輩跟我敘舊寒暄，全場矚目的她就乖乖站在長輩身旁，耐心聆聽。後來在紅館舉行的電競賽，我沒看見她，她主動過來招呼，十分親切。

26歲的她最近主理賭王派給她的首個重任，重建賭王30多年前在澳洲買下的物業，超蓮形容這是加入公司後主理的首個項目，是對她實力的一個大考驗，經過三年半的努力，結果比預算省回數百萬元完成，日前在香港舉行開幕酒會。

何超蓮最大興趣是行善，因自小受父母感染愛行善，她記得小時候經常光顧一位寧願在街頭賣白蘭花也不願向政府申領救濟的伯伯，她當時想，長大後要用自己賺的錢來幫人，滿足感很大。

今年1月，她決定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慈善團體「Smile with Us HK」，積極為香港人增添笑容，藉此鼓勵年輕人幫助有需要的人，發揮微笑正能量，又協助單親媽媽搬屋、在街頭派禮物、到內地孤兒院探訪、到貧窮地區做義工，十分貼地，但她擔心外界以為她做騷。

她直言過程中父母沒有資助，所有經費及行政費由她個人支付，希望籌得的善款全部用於有需要人士身上。母親對她的支持並非在金錢上：「每次我行善後，她會煮一桌我愛吃的菜，跟我邊吃邊聊活動情況。無可否認，我因為父母而多人認識，但全部工作都是我一手一腳完成。」她開懷說。

她身體力行做慈善，是希望帶出並非有錢才可以行善，沒錢也可以，最重要是有心幫人的訊息。

但賭王千金的光環卻被外界標籤為贏在起跑線，招來不少冷言冷語，幸而她EQ高，能微笑以對，她覺得出身不可改變，父親的成就毋庸置疑，因此毫不介意之餘更決定正面善用此優勢增強行善力量，她要憑自己闖出一條路，令外界認識她是因為她是何超蓮，而不是因她是何鴻燊女兒，甚有骨氣。

■何超蓮自小受父母感染愛行善。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心態最重要

對健康有興趣，又有網友朋友分享，自然會聽到很多成功的自癒故事。

不過聽得多，發現這些例子一定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意志堅定，有恒心。

一位治療師教我幫工人治失眠時，要她晚晚浸腳，我問要不要加薑，或艾草，或鹽？他竟然說不用，因為愈簡單她才愈會做，不用複雜，最重要晚晚做。他可說是抓緊一個半信半疑的人的心態考慮，我從此也警醒自己，教其他人幫助自己時，要因應對方的時間、信心和恒心，不能一個方法走天涯。

回顧一些很有恒心的例子，包括每一個早上都煲米漿粥醫好糖尿病：每天開精油擴香三次再加調理脾胃醫好抑鬱失眠，每天做原始點按推、熱敷、煲薑醫好中風……別小看這些事，都是要做半年至一年。對於曾用對抗療法如西藥去處理過的病痛，更要長時間去讓身體恢復元氣，把身體先帶回未壓抑徵狀的原點，才重做一次真正的療法。

無論任何什麼病，以下幾種一定無傷大雅：浸腳、接地、油拔、暖敷、拉筋、曬太陽、共振音樂、冥想、戒生冷和牛奶。孩子也可以盡量做幾種，視乎年紀。想改善體質者，更要一星期做多次。接着便是調整心態，放鬆自己，對任何的病情採取準備好的心態。

接過很多網詢，會不斷嘗試很多方法，但每一種試不長，邊試也邊問為何不能，為何沒進展。有很多方式當然是真的可能不適合大家，但在心態上，若能調整為「這個無害的方法雖然不行，但也幫助我理解了自己/孩子的身體多一點」，而不讓負面能量入侵，才能踏上痊癒之路。

大病小病十分磨人，但我發現最終成功的人，都一定是不激動不緊張的人。面對疾病，平常心是很難的，我自問也不是常常做到，所以更要提醒自己，每一次生病，或體質所給的敏感，都是幫助我們走近健康一大步，可以視之為機會，幫自己扶正體質。

最終，萬事一定是先看心態。做父母更要時刻提醒自己，自己所有的情緒都會影響孩子的。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書店拚顏值

看臉的時代，顏值高低與否，已經蔓延到了書店。各地新生的書店，店內設計大都文藝而精緻。溫熱的咖啡，精巧的綠植，暖色調的光線，還有各色文創手作，甚至衣帽首飾，應有盡有。置身其間，即便無心閱讀，奔波浮躁的心情也會隨着溫柔寧靜。六七年前，數字化閱讀橫衝直撞，接二連三倒閉的書店，讓人忍不住擔憂，城市最有文化的一道風景，很大可能要絕跡。

再看今日，舊的書店不僅未盡數倒下，經營模式新穎的書店，在各個城市不斷爆紅，「最美」書店、24小時不打烊、接力閱讀、與書同眠……領風潮之餘，漸有成為當地新文化地標之勢。由此看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文化傳統之下，只要肯花心思，書店的出路總歸不會斷絕。

我路過很多城市，也在好幾個城市或長或短地生活過。每個城市的書店於我而言都是一座局促的去處。比如在西安的鐘樓書店，我覺得壓抑。每一本書，每一個徘徊在書架前的人，都給我壓力。課本之外的延伸，如同一把枷鎖，你愈在意被拘束得就愈緊。我在南寧生活的時候，一度癡迷高陽，一個假期都不曾分心。一個多月的時間，站在三聯書店，從書架的一頭看到另外一頭。書本裡的驚心動魄，關照當下，都是一種驚醒。閱讀的愉悅像一日三餐，葷素隨意，咬在口裡的滋味，才最真切。

在深圳走進的書店更像是一種邂逅。漫步紅樹林的海邊，無意間撞到的一個好去處。一再駐足，流連忘返的片刻，恰如一本書正好打開了最精彩的章節，反覆咂摸，滋味濃郁。再後來，住在東莞一間書店的隔壁。每個傍晚都賴在書架前，海綿遇到水，乾柴遇到火。久違的知己，他鄉的故知。再後來，坐在廣州的唐寧書店，抑或是新開的方所書店。咖啡香濃，燈光搖曳。詩化的閱讀氛圍，更像是文青夢走進了理想的夢境。與書為伴，拍一組照片發在朋友圈裡，完成對自我形象的塑造，與純粹的閱讀本身，關係似乎並不牢靠。在台北逗留，幾個夜半都徘徊在忠孝東路四段的誠品書店。夜深人靜，翻書的聲音宛如春蠶食桑，沒有雜念，不趕時間，讀過的一行一行的詩，隨時都能脫口而出。

一座城市的氣質，跟城市裡所開設書店的關係不大。就好比一本書，落在不同的人眼裡，閱讀的體驗感也常常大相逕庭。不過，對待書本的態度，倒是跟修為學養頗有淵源。

有位已經過世的親戚，一生不識字，養了四個兒子，個個學識豐富。我小時候聽他說過幾句話，受用至今。他說，我做了一輩子的木匠，替嫁女聘婦的人家打製過桌椅床櫃，替送埋先人的人家打製過壽材靈牌，替學校打製過書架黑板，替供銷社打製過櫃面貨架。倒在我鋸下的樹木成百上千，倒在我鋸下的木料紋路各異。我滿手都是木頭磨出的老趼，滿心裡都是跟木頭有關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但凡我提筆能文，保不準也能寫一本人人愛看的書。

初聽時只覺得他的句子有趣，再琢磨時卻如雷轟頂。一餐飯錢就能買一本凝結了別人畢生心血的書，世上哪有比這更划算的買賣！

窗外的知了沒命地叫，也只有一個夏天的時間，它遺下一個蟬蛻。本草記載，蟬蛻宣散風熱、透疹利咽、退翳明目、祛風止痙。有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不出書，我把出書當成是我的蛻。蟬蛻入藥，與人事有益。我很擔心我的這層蛻，除了增加書架的負擔再無他用。就像沒有被愛過的人生一樣，悲涼的風拂面略過，沒有知覺沒有畫面，也沒有可以給予他人的意會言傳，一眨眼的工夫，一生也就草草而過。

每次在書店裡閒逛，看到各種裝幀各種標題各種類型的書，我的第一反應總是很突兀：紙張不能承載之輕，書架不能承受之重。我寫過的文字和正在寫的文字，隨着四散的報紙和沒有邊界的網絡，湮沒在現實或是虛擬世界的塵埃裡就好了。

■銅鑼灣的誠品書店。作者提供